

大學生活

第一卷

(上集)

合訂本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訂
第一期至第六期

大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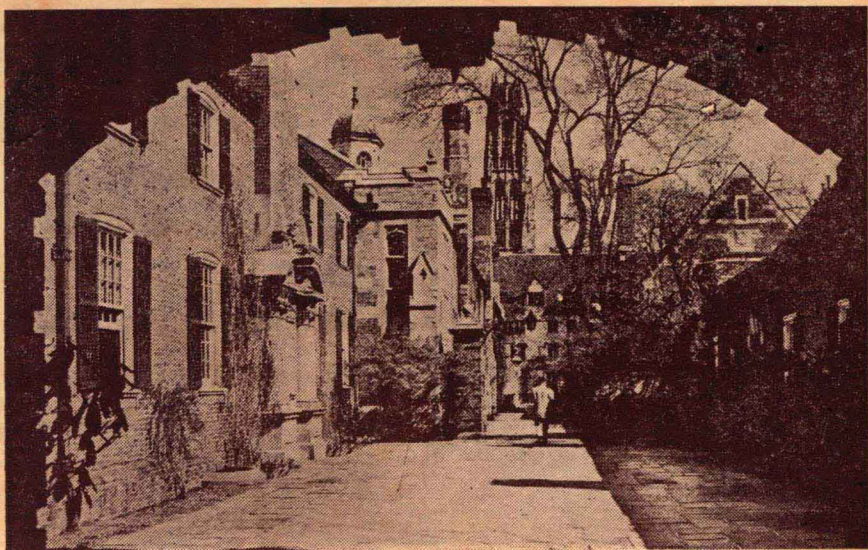
創刊號

英 保羅·席勒 作

日 出



·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日出版 ·



哈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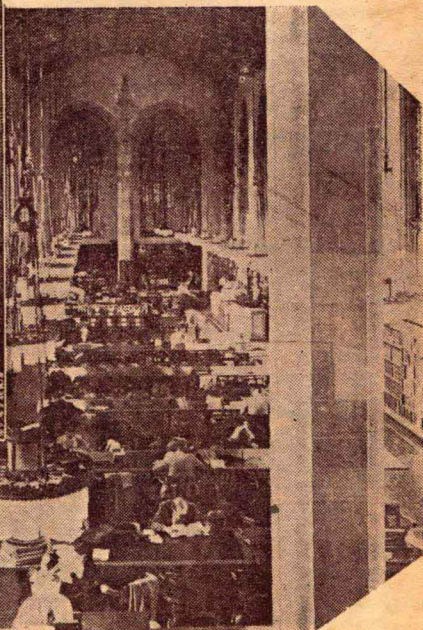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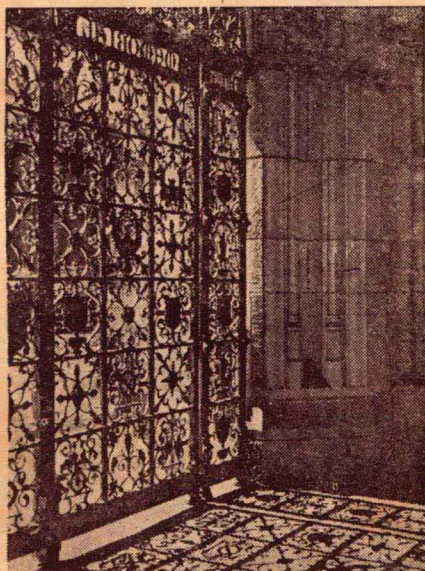
斯塔 (Hakness Tower) 旁

邊的紀念

門。門上

的花飾十

分精緻！



➡ 耶魯大學

「史德令圖書

館」(Sterling

Library) 內的

圖書室。

第一卷（上集）合訂本分類目錄

（題 目）

（作者）

（期數）

（頁數）

社 論

生活與「大學生活」

生活與理想

學業、職業、事業

畢業、就業、失業

協助服務社會

大學生之所學與所志

生活與思想

怎樣做一個大學生

我底思想演變歷程

中國大學生的十字架

當代大學生與世界文化

錢 穆

秋 貞 理

余英時

謝扶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一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一三 三

大學生的感情生活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

「假若我是大學生」

王平陵

唐君毅

張丕介

專題論述

中西文學淵源之比較

漫談新詩

楊健民

岳心

探論人文思想（上）

秋貞理

探論人文思想（下）

秋貞理

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

蘇雪林

印度文化精神

糜文開

戀愛學大綱

蕭獨

巴典農神祠

仁友

略談自由問題

哲思

繪畫的領域

孫多慈

談屈原的九章之一——哀郢

繆天華

讀書指導

進大學讀什麼

楊懋春

四 五 六

三 三 七

二 二 三 四 三 三 三 三 四 五 五 六

一 二 四 六 七 二 一 七 二 三 一 一

一

九

怎樣學習古文

談留學的準備

一個大學生應讀哪些課外書？

謝冰瑩

洪思齊

毛子水

人物介紹

L·托爾斯泰

羅素——一顆自由思想裏的巨星

畢加索的生活與作品

契訶夫與他的作品

龔自珍的認識（上）

龔自珍的認識（下）

黃思騁

哲思

文亞

黃思騁

孫甄陶

孫甄陶

讀書生活回憶

選擇的徬徨（我的大學生活之一）

匆忙的學習（我的大學生活之二）

幻想與現實（我的大學生活之三）

雜憶（我的大學生活之四）

何時歸看浙江潮

我讀書的經過

張不介

張不介

張不介

張不介

畸君

曾克崙

四 四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四
一七
三

一九
一六
二三
三八
二一
二〇

六
八
二〇
二〇
一四
一七

書評

東方的黎明

唐端正

錢穆著「人生十論」介紹

唐端正

「文明論衡」介紹

葉雨果

「科學與常識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介紹

盧維

學府介紹

美國「耶魯大學」簡介

伍鎮雄

「崇基學院」介紹

鄭夢芬

「台灣大學」近貌

施肇錫

「師院」改大之後

汪度

慘澹經營的「國防醫學院」

思維

美國之熊「加里佛尼亞大學」

伍鎮雄

報導、遊記、通訊

談 Seminar 與 Work Camp

子靈

四川四大奇景

易君左

三	四	三	二	一	六	一
三四	二八	二七	二七	二一	三二	二五
三八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二	三〇	一〇

海外流亡交響曲

戰後的日本留學生

介紹日本文化同盟

中國最光榮的一縣

留學生在比利時

伊東

趙箴

惜萍

易君左

陸逸

一

二

五

五

六

四〇

三六

三四

四一

三九

大陸文教透視

大陸升學歸來

「統一分配」下的共區大學生

「蠟燭半製成品」的苦悶

「三點、一線、

平行四邊形」的生活

「醉酒的馬車夫」

在屠刀下掙扎的共區大學生

省

八郎

林豐

林豐

林豐

林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八

三八

四一

三一

三一

三三

文藝

土坡（詩）

阿米巴——哥哥（小說）

甦醒（詩）

燕歸來

方天

高路

一

一

一

三四

三五

四三

身後是非（小說）

黃思騁

二

四〇

生命的呼喚（翻譯小說）

哈姆生作
敬義譯

二

四五

大水冲垮了家（詩）

薛樂

二

四七

郵差來了（詩）

力匡

二

四八

大元帥之死（小說）

費力

二

四九

古老的城（散文）

周垂

二

五六

夫人們，別嘆息（詩）

莎士比亞作
者也譯

二

五六

愧疚（小說）

姚拓

二

五七

死神翼下的鬧劇（小說）

黃思騁

三

四四

無眠（詩）

岳心

三

五〇

我的寫作經驗

張秀亞

三

五一

意念的翅膀（詩）

燕歸來

三

五五

癡心女予（翻譯小說）

毛罕作
費力譯

三

五六

苦難的侵蝕（小說）

古梅

三

六三

芬芳（詩）

泰戈爾作
榴麗譯

四

一六

石牌的四個春天（散文）

島上（小說）

畢業（散文）

當人們去了的時候（詩）

珍尼的悲哀（小說）

漂鳥集（一）（譯詩）

漂鳥集（二）（譯詩）

銀蝶（小說）

小水點（詩）

皮夾克（小說）

指甲花（詩）

爲了名譽（翻譯小說）

花燈（新詩）

六辨士（翻譯小說）

結婚（小說）

力 匡

趙 靜

醒 民

林 間

吳崇蘭

泰戈爾作

糜文開譯

泰戈爾作

糜文開譯

蘇雪林

岳 心

松 青

趙 靜

毛 罕作

流 金譯

力 匡

喬治·艾比作

之 行 譯

費 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四五

五〇

五四

五七

五八

四六

四二

五二

六一

六二

六四

六五

四七

四八

五〇

七點半（小說）

消
息

各校花絮

各校花絮

各校花絮

劉念慈

樵 等

冷眼等

陸放等

六

一 二 三

五
七

四
四

六
五

七
〇

大學生生活月刊

目錄

日出 (封面)	Paul Nash
耶魯大學 (封二封三)	
生活與大學生活 (發刊詞)	
怎樣做一個大學生?	錢穆
選擇的徬徨 (大學生活之一)	張丕介
進大學讀什麼?	楊懋春
我底思想演變歷程	秋貞理
L·托爾斯泰 (人物簡介)	黃思聰
美國耶魯大學簡介 (學校介紹)	伍鎮雄
談 Seminar 與 Work Camp (報導)	子靈
大陸升學歸來 (報導)	省
四川四大奇景 (遊記)	易君左
土坡 (詩)	燕歸來
阿米巴——哥哥 (小說)	方天
海外流亡交響曲 (美國通訊)	伊東
甦醒 (詩)	高路
各校花絮 (消息)	
一份關懷，一份愛 (編後話)	編者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日出版

主編人 古

梅

香港九龍新圍街七號二樓

承印者 友聯印刷廠

香港九龍碼頭圍道七十一號

發行者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廿六號A二樓

九龍新圍街九號地下

電話：三三二一七

零售每冊港幣五角

生活，是多面的，也是複合的；它的許多面互相滲透、互相重疊、互相影響，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像一道七色繽紛的彩虹，像一曲八音合奏的交響樂，像一次三軍配合的戰鬥。

擺開它們的複合性，單就概念來說，常聽見的所謂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私生活等等，似乎都可以籠統稱為動物生活。這是人與其他高級動物所共有的。

一般常說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可以合稱為社會生活。雖然也有幾種其他動物，例如蜜蜂、螞蟥，具有本能的社會生活；但只有人類能有意識地發展它。至於理性生活、感性生活和靈性生活，似乎可以總稱為人性生活；因為雖然某些高級動物也多少能作一點簡單思考或情感表現，但高深的理性、感性和靈性，是人類獨具的。它們正是人性。動物生活只是生命的維持與綿延；社會生活是對羣體中各個個體間關係的安排；人性生活則能使生命充實而有光輝。這三個複合的層面構成「生活」；生活的目的，即在於生命的維持、綿延、合理安排、充實與發揚。

是不是每個人生活的目的都是這樣呢？並不，許多人停留在動物生活那一層次，只發展出初級的人性生活。還有些人過於着重人性生活，忽畧了正常的動物生活。就是在人性生活中，也有偏廢現象，例如強調理性生活而壓抑感性生活，或沉溺於感性生活而忽視理性生活。這各種偏枯發展的生活型態，並不一定都不好。偏枯的發展，往往由於先天原因，不得不然；但有時是由於後天的學養，應該是可以改善的。

「活生學大」與活生

詞刊發

學問和修養，與生活終始；就是俗話所說「活到老，學到老」。我們這些比較幸運的人，從幼年到青年時期，大部份用來專為求學。在小學時期，我們學語文工具，初級常識，和一些基本的修養原則。在中學時期，我們要學較深的語文和常識，與進一步修養的原則。到大學時期，我們要學的更多了；語文方面要學得運用自如，知識方面要學得相當專精，修養方面要學得正確風範。而在這三階段中，無疑地，大學生活是最重要的。除了知識的追求以外，理性底訓練，感性底陶冶，靈性底培養，大半須得力於這一段生活；同時，健全的生活態度，和適宜的發展傾向，也是這一時期的培養產物。因此，大學生活，可以說是生活中的一個轉捩期。如果我們要生活之彩虹光輝而燦爛，如果我們要生活之交響樂宏麗而諧和，如果我們要生活之戰鬥勝利而雄壯，就必須在大學生活這一時期致力營養，猛着先鞭。

為了協助大學同學致力學問與修養，對生活有更確當的認識，一些正在大學生活歷程中的青年朋友創辦了「大學生活」這刊物。它是一片沃野，讓大家在這兒栽花植樹，携手遊游；它是陣陣和風，把彩虹周圍的陰霾吹散；它是一個樂器技師，使交響樂的聲音得到諧和；它是一幅軍事演習的地圖，使三軍在戰鬥中配合更加密切。

我們熱誠地希望各位師長、同學，和關心教育的人士，對這刊物賜予支持，使它能達成其有意義的任務。

怎樣做一個大學生？

錢穆



身處地般一想，卻使我不敢下筆了。

大學生活的主編人，要我在大學生創刊號上寫一篇文章，而且希望我寫的題目是如何在現時代做一個大學生。我自己想，我在大學教課，已整整二十有五年，目前仍然守我的舊崗位，我這下半世生命，可說永遠與大學生們相親處，我應該義不容辭，據我所知，來寫這一篇文章。但我真要動手下筆，却不禁使我躊躇。我自己又想，若是我減輕了四十年，讓我今天也來做一個大學生，我該如何做？我這樣設

我自己是一個沒有幸福享受做一個大學生的大學生的人，這成為我有生一憾事。回憶我向前四十年以來的心境：我曾如何懇切地希望知道一些大學生的生活呀！起先是我的中學同學和我年輩相若的相識的人們，絡繹進入大學了。以後是我的第一批的小學生，他們也絡繹地進入大學了。以後是我自己，僥倖跑進大學教書，有一大批大學生來當我的學生了。直從二十歲而後起，我一直對大學生生活，抱着無限熱情的注意。我每逢一位大學生，有機會和他們談話，我總會詢問到他大學的教授們，以及關於課程，關於大學中的各項講演、

各項活動，以及大學生的理想、心情，和應其他的一切。我雖沒有真享受到大學生生活，但也算參預了大學生生活了。

我回想在我這四十年中，我所知道的一般大學生的理想、抱負、心情、興趣，以及大學生生活之一切，實在是不斷地有着巨大的變化。在最先，每一青年，只要一腳踏進大學的門，那時，他們是何等地自負、自信，何等地高自位置，似乎認為救國救民，立功立業，全是他們的事。那時的大學，他正好像一大龍潭，羣龍無首，都潛伏在那裏，一朝飛龍在天，霖雨蒼生，非異人任。但似乎那一種想像，逐漸地受到挫折而黯澹了，逐漸地，一般大學生，都轉移他們的目光和心思，來打量他們大學畢業後的出路、職業、為私人謀生作準備。那時的大學生，因於所謂出路問題橫梗在心頭，而平添了許多的苦悶。那時的大學，又好像是一大大工廠，工廠裏生產過剩，出貨不一定能推銷，而每一件貨品，不幸的是各帶一心靈，牠們能在自愁銷場。

待我親身跑進大學裏教書，那時的大學生，心境更複雜了，更苦悶了。九一八事變之後，尤其是在北方，身當其衝。我當時，正在北方大學教書，那時的大學生，不僅要愁自己的出路，更會愁到國家民族整個的出路。不僅在愁貨品推銷不到市場去，而且會愁到整個市場之存在與不存在。而那

時的大學生，好像自己總是一件貨品般，他們前途的命運，都像不由自主，一切需看市場情勢和推銷員之宰制和擺佈。

不久之後，大學變成了流亡的集團，大學生變成了流浪者，那時的大學生，心情又劇變了，我們上火綫呢？還是留在講堂裏？縱使留在講堂裏，也天天嗅到火藥氣，聽到砲彈聲，而且逐漸的饑餓逼來，前面縱使有遠景，也無心情去注視，他們所急迫地要關心考慮的，是每天眼前的局面了。

那一些流亡集團，好容易回復安定下來，譬如千里行脚，一旦重見家園，但讓不得你稍作休息。內面是家徒四壁，什麼也沒有；外面却人聲喧攘，好像有一大羣暴客，隨時在打進你屋來。那時的大學生心情，真是變得又厭倦、又空洞、又惡劣，似乎對自己命運，乃至前途出路問題等，已然一切顧不到。

其次是我們目前的第二度流亡時期了。目前的大學生，本已是在流亡中長大，在流亡中開始受教育，而仍在流亡中走進了大學。過慣了流亡生活，他們的心情，已不知道有所謂安定，正如生下便帶着病的人，不知道所謂健康是什麼。而且饑餓的壓迫更沉重了。有些還有一個家，有些則隻身流亡，連家也沒有。說到遠景吧！似乎在我們此刻眼前的遠景，較之十年前抗戰時期更模糊、更黯淡。世界分着兩個，國家也分着兩個。流亡的天地，更狹小，更侷促。有些尚是流亡在本國的疆土，有些則流亡在異國統治下的疆土了。

不錯，我們是希望有一批理想的大學生，來支撐、來挽救我們不遠將來的局面。然而要求有理想的大學生，也該有些理想的條件供給給他。他該有一個理想的家庭，他該有一個

理想的社會，他該有一個理想的國家，乃至有一個理想的世。他也該有一段理想的中小學教育過程，又該走進一個理想的大學。目前是一切都不理想，却單希望他們能做一個理想的大學生，那是何等的苛求呀！因此，真要我來為這一題目，教一輩青年們如何做現代的一個大學生，我只有躊躇擲筆，四顧而歎，叫我從何說起呢？

然而理想總得是理想，愈是在不合理理想的現實狀況下，愈該有理想。我總還是應該向我們現時代的大學生，說幾句理想的話。我先希望讀我文的大學生們，莫先怪我只在高論空談，不顧現實！

首先我希望，當前的大學生們，應該懂得鄭重寶貴他眼前所獲得、所享受的那一份自由。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我常愛向接近我的青年們來述說孔子這一節話。馬克思也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然而若使在馬克思的青年時期，他也同樣受着此刻在信奉馬克思思想的那一半世界裏，受着不許青年們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則在當時，斷然不會產生出一個馬克思。難道這世界，自有馬克思降生，以後便不再會有另一像馬克思的青年出現嗎？因此，教育是必然應該自由的，因教育的對象是青年，我們若要尊重青年的前途，便該尊重自由主義的教育。而大學教育纔是到達了真該盡量發揮自由主義的教育精神之階段。我敢敬告我可敬愛的當前的大學生，你們既是在自由世界裏走進了大學，你們那能不鄭重寶貴你們當前所獲得所享受的那一份自由？

如何珍重我們這一份自由？首先該珍重我們各自的前途。如何珍重我們各自的前途，至少不該專以謀求職業和解決

私人衣食生活來作爲進入大學唯一的目標。若是專爲謀求職業和解決私人衣食生活，那麼，極權政治下的教育者，正在向你們招手，說：來吧！你該獻身大衆，爲大衆服務，我們必然替你安排一職業，謀求一出路，你將來私人的衣食生活，再不用發愁了。而且還替你裝上一塊好招牌，說你在爲大衆服務，這真是一塊金字招牌呀！他們唯一條件，只要你肯出賣你自己的自由。換言之，則是出賣了你自己的前途。你今若自己限定了你自己的前途，說我只要謀求一職業，僅圖一身溫飽便够了，你既早把你自己的前途抹殺乾淨，試問你尙要此一份自由作何用？還不如肩上一塊金字招牌，對你像光榮些，你還可自掩己醜，這是我們當前的大學生們，所最該鄭重考慮、鄭重思索的一問題。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世界人類一切前途，全依靠在後生的青年們。若後生的青年們，們將來的成就，永遠不得超過這一代，而且永遠只能在目前這一代的已成局面下，挨進一身，插進一足，爭取一職業，來滿足他一身的一溫飽，試問：那樣的社會，前途何在，希望何在呢？難道大學教育的意義與功能，是即此而止了嗎？

我說到這裏，或許大學青年們會問我，你既不主張大學生注意他們自己將來的職業和出路，那麼，你所說的大學生的前途，又是什麼呢？我想這一問，纔是我所要提醒我當前的可敬愛的大學生們之唯一要點了。在我想，只有撇開一個人的必需遇到的職業和出路問題之外，纔始有他真正遠大的前途。纔始會真感到他自己當前那一份自由之可珍重。否則，若專在職業問題上用心思，當知在這上，根本並無多大自

由之可言，也並無多大的自由須爭取，也將不見得所謂後生之真可畏。社會上各項職業，都現成安排在那裏，只待青年們各憑機會去投進。大學裏各門課程，各項知識和技能，也都現成安排在那裏，只待青年們各憑匆匆的大學四年光陰去修習，到那時，各自拿着那一張大學文憑去社會求職業，那難道便是大學教育之使命，難道便是大學青年的前途嗎？

我所說的大學青年之前途，在我想，也不是憑空不顧現實的一番高論和空談。我想最應顧到的現實，莫過於大學青年之本身，最應付以理想的，莫過於大學青年將來各自的前途。只要當前的大學青年們，在這大學四年光陰中，各自莫忘了他自己本身，各自能對他自己將來前途，有一番懇切的認識與努力。只要當前的大學生們，各就自己那一份耳聰目明、年富力強、後生可畏的本身去努力，應該有一番理想的前途的。只要當前的大學生們，將來各有他們一番理想的前途，則一切將會連帶着有前途。

昔宋儒張橫渠有言，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當前的大學生們，富貴福澤，似乎說不上。貧賤憂戚，正是當前大學生們一幅十分恰切的寫照。這或者正是天降大任，要來玉成這一輩青年的理想的前途。我只有貢獻橫渠先生此語，來爲當前大學生們祝福吧！

然而青年總還是青年，大學生也總還是大學生，我勉強來寫這一篇文章，我只有爲當前那一輩可敬愛的大學生們抱無限之同情，我仍只有擲筆躊躇。我更深切地希望負責當前大學教育，乃至關心當前大學教育的各方人士，來共同爲這一題目，共同爲當前的大學生們貢獻他們的同情與解答吧！

選擇的徬徨

陳之

——我的大學生活之一——

我的大學生活的結束時間離開今天已整整二十年，它的開始時間到現在算起來已經二十六個歲月。六年的大學生活是相當長的，那一段光陰中，學的東西雖不算怎樣多，更不見得有什麼用處，可是許多經過的事實和感觸却在我記憶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當我偶然回想到那時若干經過時，有的使我歡笑，使我興奮，有的使我感慨，使我淒楚，也有的使我慚愧，使我慶幸。當日和我相處最相得的朋友，在學業上對我們最有幫助的師長，二十年以來，都有了極大的變化。他們之中，有的已經作了古人；有戰死的在沙場；有的走上了並非他志願的途向；當然也有些人沒沒焉無聞，或已經在事業上和學問上都有了相當的成就。這些情形，說來話長，對此時此地的青年們說，根本沒有意義；

我所要提出來談一談的只限於最少的幾點，多少可供給此時此地青年朋友參攷的經驗：第一是我進入大學之門的時候，我是怎樣徬徨？第二是我在學習專門科學時，獲得了哪些有用的經驗？第三是我結束大學生活時，我做了哪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後第四是我大學時期的課外生活。

回憶往事，對個人是珍貴的，但對別人未必有益。往事存於記憶之中者，無論如何都難免模糊不清。我把對別人未必有益的東西講出來，再加上不可盡免的模糊印象，這使我下筆時很躊躇。不過我終於尊重編者的希望，把這篇東西寫出來；我是抱着交卷主義，做了一件相當勉強的事。不用說，我還是希望讀者原諒的。

我之能進大學，完全是意外的機會促成的。那時我的年紀已經比普通大學畢業生還大，而我的經濟條件更斷然不夠上大學的要求。但是意外的幸運落在我身上，我不但可以上大學，而且可以自由選擇一所大學，本國的或外國的。我接受的善意幫助恢復了我很久以前繼續讀書的熱望，但是也給我帶來一大串的難題，使我開始感到選擇的徬徨。“What Ist Qual?”這句西方諺語應驗了。

首先，我必須選擇入本國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我在中學六年所學的東西並不算少，也不算壞，但經過五六年的失學拋荒，早已不作「升大」之想，因此我根本沒有留心大學問題。對外國大學固無所知，即對本國大學也只頂多耳聞幾個名字而已。我只好匆忙中向